

集部

學餘堂文集卷九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壽序

无可大師六十序

无可大師儒者也嘗官翰林顯名公卿間去而學佛始自粵西遭亂棄官白刃交頸有託而逃者也後歸事天界浪公閉關高座數年刳心濯骨渙然氷釋於性命之

言歎曰吾不罹九死幾負一生古之聞道者或由惡疾或以患難類如此矣盖其先大父廷尉公湛深周易之學父中丞公繼之與吴覲我太史上下義文討究折衷師少聞而好之至是研求遂廢眠食忘死生以為易理通乎佛氏又通乎老莊每語人曰教無所謂三也一而三三而一者也譬之大宅然雖有堂奥樓閣之區分其實一宅也門徑相殊而通相為用者也故嘗有周易時論炮莊等書其說無所不備學者以為汪洋若河漢而

參伍錯綜條理畢貫易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殆謂此也其初入青原為笑公掃壇旋去之廩山而廬陵於明府以七祖道場固請駐錫師乃留數載著書說法皈者日衆間仝幽人韻士疏瀑泉滌奇石碑銘偈頌照耀林谷片語單辭無非大道僉以為枯荊復茂山川改觀師之力也師既負殊穎喜深思其學務窮差別觀其會通凡天地人物象數歷律醫卜之學類皆神解默識遇事成書善易者不言易善禪者不執禪其汲汲與人

開說囊括百家掀揭三乘若風發泉涌午夜不輟士大夫之行過吉州者鮮不問道青原至則聞其言未嘗不樂而忘返茫乎喪其所恃也余昔奉使經蒼梧與師定交雲蓋寺已而搶攘烽火相隨間關北歸至匡廬同遊五老三疊間旬日始别又十餘年而會於湖西講學青原歲凡數見見必語終日雖余性拙鈍膠守儒者之說而師之所以與我者常傾筐倒篋而授之不敢忘其言也去年秋青原弟子琴島來言師今歲周甲子四方交

遊多為文辭稱壽余特道其槩如此師方證無生躋最上乘糠粃一切文字聞余言其將掩耳而笑也

張殹齋七十序

儒者之稱人以言也視乎其道余近稍從事文筆述當世賢有聞者嘗仰而思曰安得如史傳所載萬一其人藉以偉吾文乎用是蝦翰太息夫碔砆盈屋不若璞玉凡材蔽野不如松柏貴其尤出於物也大道既隱偏才獨行往往見稱莫尚於忠孝魁壘之士往有容言和州

白洋張瑞寀殉州難遺事心壯其為人公官南京光祿寺大官署丞不過散秩既自免家居又無城守之責當流寇環州之日晝地拒守獨當北門要害礮殺賊豪賊怒而蟻附登城刃交頸背不為却卒以身殉夫人黃及仲季二子皆從於難惟伯子昌鋒鏑獨存事在崇禎八年十二月天子聞而哀之贈鴻臚寺署丞與故殉城知州黎公弘業並祠於州久之伯子以諸生伏闕上書請敃贈官階血淚漬牘一時名人如楊公廷樞張公采論

次為銘傳張大其事州人歎榮之皆曰張公有子矣於是又知張伯子之為人是時和陽有戴敬夫魯孺發兩先生皆耆碩余嘗欲渡江而北庶幾得徧見之益懷之二十年不可得乙卯嘉平月一日甓齋張先生登七十其戚黨王伊皇黄憲叔來請序吾友沈及人以告曰甓齋先生即故光禄殉難張公之伯子伏闕上書者也益戴魯兩先生之親舊而又嘗與家徵君游嗟乎老成零謝彼二君者余不及見而猶得藉文辭以交甓齋先生

是可喜也當賊陷和州日覺齋以獨生不殉父為恨然卒賴一人昌張氏光祿公殉城事雖較然亦賴其濺血上下號籲名蹟益顯闡向微覺齋則幾無張氏故知覺齋亦魁壘人也少時以文字交吳越賢豪既遭明亂便棄場屋立節槩好奬養人才族里有才而貧者資其下帷由是白洋左右多俊人家故不甚裕而人被其德者不可勝書也有子八人其二補弟子員餘皆次第見頴投經之餘肴詩花竹不交公府殆可謂抱道而處者往

既與徵君沈先生善徵言必先及今徵君既逝以屬余
椎無文者是豈徒以辭學見取哉磁石不引曲針琥珀
不受腐草氣類相感亦足見其梗槩矣覺齋蓋唐司業
文昌宋學士于湖兩先生之裔家有二張集皆其網羅
叅校者云

張荀仲七十序

荀仲先生之自吾宣而客白下也宣人士所常往來者
且作詩送之先生維舟不忍發已自白下歸山陰又時

時道吾宣信宿葢先是家敬亭下餘十年矣客既習宣為故鄉宣之好客者亦惟恐其亟去信先生之善與人游也其為人坦衷素履無擅書畫作牓額大書不費紙墨撚布蘸泥水書几案上使人就摹之大可盈數尺畫人物初無師承一涉筆多類陳章侯求者寖衆閭井人即不相識屏障間以必致其畫為悦傾稍厭苦猶力疾强應之無固靳少時吹簫度曲俠游多技能既終不遇鬱無所發抒作傳奇數種以當歌哭將老皆棄去旅食

屢空得米數斗輒分餉飢者且質衣飯僧放魚鳥士大夫爭禮其賢而推心涵跡多野老方外交先生故非隱者也自先中丞方伯以來累世貴顯並有行業先生少以諸生遊太學明末為有力者推薦得貴官握符乘傳擁車騎甚都將行會國事急遂還山稱布衣度其官敕當如南安翁賔甕埋山下也然終不以語人平生善家叔父約為兄弟章益嚴事之頗見收為輩行憶崇禎壬午秋始相識秦淮上已挈令子桐君過余家時桐君為

諸生年甫二十今髮已班白子女四五人先生七十矣回計三十年餘不謂其率爾俄頃也吾叔父齒先五歲期以今年就山陰為壽兵興道警又日事藥餌不果往未免怏怏余觀先生早鰥獨處强飯如少壯吾宣巖壑即什一無當山陰其尚念吾儕朋舊睠然一來遊乎為語桐君介壽過三日其理檝治籃輿為先生敬亭之裝

雨方先生七十雙壽序

物貴者必孤生此語誠然乎古八元八愷各出一氏史

不著其同生周之八士魯論書之說者以為四乳殆紀異也後世謂之孿生氣運寖薄厥類罕齊間有同孔同時並生而齊美者豈天之特私一門與抑山川扶輿蟠結之氣併集使然與施予曰余遊旌陽蓋嘗得兩方先生兩先生居梓山之陽隱龍之阿一曰季玉一曰五玉生同乳肩隨而下閭里異之爭持羊酒賀父母不能辨也則別以紅綠繒其少時岐嶷同既冠為諸生高等同及壯而伯氏遊太學仲氏為鄉進士老而偕隱以壽也

其出處年齒同兩先生淑配皆偕老生子各六七人籍諸生者八九帝卜位三其最名者也是其妻子又同葢無乎不同者雖然古之學生者衆矣世所稱引吾無暇遠徵嘉靖間顧氏合璧聯璧同乳生而同舉於鄉其父四舉子而八人唐淮南程幹妻茅氏八年而學生十六子此古今之最奇者其行業無顯聞則亦無足異也故曰同生易同賢難兩先生少負才即數奇不第例當得一官顧謂諸子曰仕以牧民耳官卑則志不得行懼以

一青累大德吾寧田間老矣兄弟怡然奉兩尊人懽嘗
後先客遊聞烏啼心動遽歸尊大人適病卧奉湯藥侍
含殮無憾平生服御不妄耗一錢為樹德計即不問錢
有無子孫既振振蕃矣兩先生曰人蕃則賢不肖雜吾
寧嗃嗃毋嘻嘻門以内無敢荒厥業是兩先生之行也
其尊甫曰見池翁魁梧有耆德舉季玉昆仲五丈夫子
今五人之孫以百數矣攷其家乘方氏之先出漢黟侯
儲公九世孫覔為宣州太守因家梅谿歷傳至唐有博

士德讓宅為縣治當時高其義以旌德名縣益旌方氏也史逸其事不載而隱龍地在縣南山川鬱深憑岡而瞷溪遠望黃嶽近眺梓山吾嘗樂從其遊焉嘉平之朔為兩先生七十初度知其嗜余言也强為歌詩使童子歌以進酒其詞曰

梓山之峰午午兮維二叟所遊處隱龍之曲潭潭兮維二叟以盤桓朱輪兮八騶不如叟也庭戶詩書采芝兮劚朮不如叟也色養酒肉苾為棠兮蘭佩歌進酒兮既

醉歲從君以遊娱兮維山巔與水裔

袁卓湄五十序

國家三年舉進士數百人試之吏事求所謂奉職循理者不數數幸而得之又不及壯而用輒以微嫌細故一斥不復以厄於窮老此賢士失職之所爲歎也而其甚者遂至於隕穫憔悴戚戚不可以終日吾又悲其自視不廣也士大夫之患蓋未有甚於重棄其官者重棄其官則凡枉屈以取容無所不至及其一蹶則困無所歸

余嘗見世之洋洋意自得者體豐而貎盈問之曰宦達也未數年黄項槁顔羸然衰白見之幾不相識問之曰去位而失勢也今夫百果艸木歳不再華華不數日而摧折於人零落於風雨侵齧於蟲鳥牛羊益榮盛之速敗如此而人欲久據其官是將使四序獨有其春而草木長守其華也不亦惑哉卓溜之為吾同門友也温然長者也佐郡青州詰戎是司不急鉤捕郡卒以無事權屬邑催科尚平恕邑無逋負去之日出納簿不更繕一

字無何坐分挍闒牘事連逮繫吏議幾不測天子以無罪憐之得放還然竟以廢斥或曰是其窮無一錢斥人非其罪宜有不釋然者比阜湄至則握手慶更生舉酒大笑曰得米數石活我妻子歸矣余秩滿先癸君借一騎馳六百里追送我任城今又七八年君五十矣再至西江視其髮稍數莖白而齒堅貌澤洋洋如當時豈非賢士失職長貧而不怨者耶而俯仰顧盻之間予年亦垂五十日月不處予兩人未嘗不相顧一歎

也禮五十曰艾服官政令法嚴而吏益難為矣謝吏事
閒居未為不善請及今未衰之時究平生未竟之學庶
幾樂忘其老焉夫樂以忘老是之謂大年

孫無言六十序

孫子無言歙人也家廣陵貧無所嗜獨喜交能言之士
其於黄山殆將歸隱而不可得者所接文人輒屬為送
歸黄山之言以趣之予嘗贈以序謂江都魚鹽囂隘之
地黄山仙靈棲息之鄉益宜夕思歸而朝命駕不待人

之送也而新城王司勲西樵贈詩有詩盈萬首始歸去之句意若留之不聽其遄歸者廣陵處南北文人往來之交孫子又酷好而力致之故所得為多篇什近萬矣孫子不歸自若也昨歳予入黄山見其雲峰竒詭惝怳非人間而竹廬茅舍十九榛莽非松餐朮食猨狖為羣者不可乆居又無好事者能為孫子築一畝之宫其不能歸卧也審矣近世急榷利土苴文字廣陵自三數耆舊外客至罕所投止而海内名人數歳以來隕落過半

矣孫子聚相歡離相思處南北士大夫輻輳之地詩筒魚素數千里音驛不絕然則送歸黄山之詩文即盈萬其當維縶留孫子終不聽歸去也歙有潘景升能文好客以成其聲然潘故素封棄千金易孫酷貧耗一錢難黄岡杜于皇序贈之以道廣而愛博稱其好善而過有以也歲之壬子冬六十矣寓書來徵一言余不欲以它言俗孫子仍為叙未歸黄山之意為孫子留行焉

魏和公五十序

士有不相見而相感者讀其書聞其行誼其人斯見矣寧都魏氏三處士長曰善伯仲曰凝叔季曰和公並以文詞節槩聞而叔子文最名數遊江淮吳越間戊午春以博學宏詞徵不起余悵不得見其人會同年王君令寧都余亟屬曰毋失凝叔兄弟且寓書焉明年得凝叔報書贈我序盡出其家集有和公集十六卷且曰吾季嚮公久今五十矣願假一言適秋病槩謝它文字然發和公集讀且徧凝叔又為文以序其生平蓋已略盡其

為人矣嘗臆論之曰凝叔介而和和公俠而儒者也凝叔恥言仕進不入公府而數交士大夫之賢者樂道其嘉言軼事故人士慕與之遊和公伉爽好奇行重然諾間與世浮沈為文武大吏重客及義所不可則屹然不移尺寸始凡歲時父儆君析産于一券躊躇曰以與祥則禮損與禮則祥損祥謂善伯禮則和公也和公應聲曰寧損禮毋損伯凡少凝叔五歲事之如嚴父毛髮過則受杖喋莫敢出聲由是盡得其凡學為文日肆易堂

諸子年長二十以上者皆遜畏之和公亦自視天下無難事歲暮盜起往省伯兄於潮州客舍比返聞盜方殺人於隘商旅皆斂跡獨倍直趣荷擔者馳行曰盜方得貨不遽出也稍緩則復來矣至隘上人血方殷也得乘間以過明日有踵行者又果被賊如其言親殁益好遠遊適楚之閩粤渡瓊海風浪夜作卒達瓊州時兵變不色動嘯詠自若北抵燕西入秦上太華山絕嶮處訪道人彭荆山語從者曰人何必終牖下死便埋我返過中

州遊龍門而歸築室翠微峰頂榜曰吾廬叔子為之記是時頗倦游然所至必與賢豪結歡而天下倜儻士亦多聞其姓字交臂與語或貰酒痛飲旁若無人南康義士陷大獄訊者县推官故寧化李元仲門人也和公嘗邂逅而未相熟識輒走數百里索得元仲書詭云有貿布客傳此事今附書布客來幸活義士書至莫為通事急乃自名布客入叩頭見之推官得書問元仲起居能應對目異其非庸估數引之起謝不敢明日再見叩頭

受報書難遂以解其義士不知也他日推官聞之自笑曰吾開眼不識魏和公其它畫計赴人急難多類此客浙江時撫軍范中丞賢者也周之不辭歸輒為宗黨助婚葬不以貽妻子性褊喜面折人過人多其義顧相引重贑郡文武吏時延見詢地方利病多陰用其言而潔身高蹈不以一事闗有司扞文法故卒保其身名叔子之所述如此雖然古之處士名賢豪而不免者衆矣天下亂方定今善伯既及於難凝叔又善病東南文字將

惟和公是歲年又逾五十無已請推壯心養餘年優游一廬之中講道詠歌毋雄談負勝氣為好事者所指名庶幾雍肅孝友全處士之義且以是報叔予其或許我

贈王顧五同年五十壽序

君子處則自樂乎已出則致樂乎人樂乎已則不為物役致樂乎人則必與物同患居其職辭其患厲人以適已君子不忍為也故道行而愉快者遭時之易也行吾道而憔悴勤勞若不恤其躬者君子用心之苦也惟其

行之無悔則道著而其澤不窮漕運之役於東南最為煩鉅置大中丞於淮為總漕以制七省而省屬之督糧使者其閒吏民軍役之勞瘵疾苦百不勝數也在今日為難甚葢法令嚴而考成急縣令甫至輒敗去莫為司穀收不以時露積狼籍則多逋耗多逋耗則難補苴官數易歲屢更積逋日多且水旱蠲除漕稭不與故嘗以十年之逋責之一人之手歲比饑饉瞋目相望急則接踵走雖有能者無可誰何督糧使者慮其將及已差檄

旁午嚴文峻法以繩守令稍不應則齮齕之於是官去愈速而逋糧無算及州縣輸運舟車鱗集又或撥兑逾時委它吏驗視耗費不可究結而糧逋愈無算糧事之所以難為也吾友王顧五起家詞臣以文章名當世拜是官省差役蝦旁委旦必夙興數往來江干朝至而夕兑步無停舟廪無餘羨州縣之後期者或察知其才憐其疾苦不忍擊去豫為告成數緩須臾顛蹶洎猝不及應又稱貸數萬金糴穀為疲邑補缺至身受督責而甘

心無悔抑何不自為計哉人已分而利害以形則趨避生焉故已有過必歸之下吏未有代下吏受過若此者也頋五官京師孤介負氣坐是外遷家居數年余貽書謂東山可高枕頋五不以為慼余待罪山左四年不通問頋五不以為疏來豫章相勞問甚歡而髮已種種把杯言長安舊事屈指同門諸君惟我兩人共事為藩牧不禁感歎然余硃硃無短長而頋五為人坦胸熱腸衝口直出不伺人喜怒見善則為不復計利害其始事之

勤亦可謂不負官矣顧終無倦焉可也即以此坐累歸而老於浮山之側復何憾焉是時顧五將拂衣去有為之悒悒者故予敘其實以贈之

壽歐陽伊水八十序

邑有仁賢國之楨也鄉之望也官斯土者之所樂與游也求之嘗難其人幸有之或出在四方不得禮於其廬倦而歸矣或弗克耄耄矣病不勝杖屨以為憾伊水歐陽先生少而仕未老而歸歸且耄矣韠冠野服即之怡

然自縉紳大夫及田夫牧豎不問姓名不知其爲貴人與之言視聽聰明周旋登降無廢禮坐起不以杖不問年不知其爲老人鄒忠介公講學吉州先生從游爲弟子志行醇潔不急祿仕既擢第服官以清慎聞稍不當意輒解組平生淡泊無臺榭輿馬聲色之好中歲而鰥不置姬媵所居比舍皆田家戒臧獲毋侵人一蔬一黍里黨德之子若孫數十人類有學行補庠序孫之子多至不盡識同里范君宏夫亦嘗仕至戶部尚書郎者也

衡宇相望暇則交臂徒步相往來與田父雜坐呼酒二叟陶然樂以忘老始余駐吉州聞其卧山中久不通謁長史未數日先生來甚歡曰老夫願見君子也諸士大夫與予講學先生必至至則危坐終日予欲補三祀志諸傳間與咨度不輕置可否吾聞之仁則壽以言德也恭則壽以言禮也先生殆兼有之其錫純嘏也固宜一日諸生旅進請一語為先生重夫壽人以言非古也言其實則猶近古之道也予又聞之六一公生於廬陵老

於頮水其志在歸田有乞身須及强健時之語而卒以官老不歸今先生未老而歸老有以自娱予雖病稍間願與公飲其侯我於青原白鷺之間

吴美翁六十序

蒙莊氏之言曰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予少嘗駭其說及見夫天下之以有為名者率以多為而敗後形角智終其身不息其為害也相尋而益酷然後知莊氏之言為近道也直木之自伐散木之自全樵

牧者之所知也儒者騷騷然而不悟可不為大愚邪至於兀者之無趾闉跂支離之無脤皆脫形骸而全道德以為其形彌虧者神愈全或且垂楊生於兩肘其言洸洋若河漢要皆無用之用其用為大也予嘗苦心為形役讀其書嗒然兀坐者累日會有告以美翁吳隱君六十者請屬辭焉予心知其善而口不能言如是者又累日無已請以蒙莊之說進客問曰吳君其任達肆志自高者與吾見其循循爾無詭言無畸行與士大夫居無

拂與市人居無爭焉客曰是其嗇情儉德封己而不及物者與吾見其惻惻爾探其篋無多藏告之急無難色殍於歲者粥之逋其負者火之蓋減餐而市義焉且以是貽其家客進曰然則吳君義至高無榮名何也其悃愊而野者邪曰否否吾見其魚魚爾聞人之善稽古之訓識於心樂道於口以式穀於子自其先大父輪洲公有聲諸生三子者孝友而秀藉藉學宮門以內糧粮詩書矣夫善不弋名惠不侈德文不離隱是隱君之行也

晩歳無師曠之熏目而有左邱之失明猶且頽然懌然
冥思讐罷憂慮以全大年豈所謂安常處順善乎養生
者哉無用之用用且莫窮公臨溪而居常樂與予游請
以公為蒙莊予為惠施以溪為濠上網游魚以為膾酌
溪水以為醪浮五石之瓠以為尊憩以千歳之大椿以
為公宴樂不亦可與客喜而笑遂不辭更僕曼衍復以
蒙莊之説進

馬文虎五十壽序

天下之俗日以靡蓋於稱人之壽者槩見也裂錦綺飾屏障金書貴人文字户相競也有識者睨其旁曰盡已諸謂其言不衷且徒重吾費也吾外弟文虎先太宜人之猶子也歲乙卯偕其淑配周孺人後先一月稱五十郤覿交屏障而性喜詩畫所藏名人殘墨為多因自裝潢為紙屏將以遊目而騁懷計甚善而負才未售怏怏焉若有壯强既去遲暮無成之感竊猶以為未達也子不見夫沾沾富貴者乎近三數十年三公九列不知幾

百人矣其卓爾可指數者幾輩更積之久則其人或如飄風過雨澌滅都盡夫藜藿之與粱肉等甘也韋布之與文繡等溫也蘿屋藤軒之與高堂廣厦等安也其未身歴者弗信也及身踐華膴情厭勢遷求如少壯貧賤之樂不可復得未有不喟然而歎者今夫人日處瓮牖與閭巷宗黨狎游自以為跼天蹐地一旦陸踰關塞水涉湖海穿羊腸踐虎穴而犯蛟宫覩見夫層氷積雪崩濤䬃浪不測之險出萬一生全之地然後仰天歎息知

平生甕牖巷處之爲安且樂也夫今日之富貴何以異是耤令無忝於人也彼榮啓期之帶索而歌即千乘奚加焉文虎雖未遇勉勵名行少孤積學其文不假師承能自立爲弟子員雅好書法所撰詩古文辭繕寫盈尺執經受業者日進嘗手輯先世遺書修家乘於馬氏功最多與客飲能浮數十大白家居無酒則棄瓢覆罍不爲意周孺人舉蚑翰玒三子用女紅持門戶君無内顧憂故得讀書不廢嗟乎余少嘗依舅氏矣爾時文虎少

余八歲舅父督甚嚴已而舅父母相繼即世文虎能成立若此藉令其不早孤得并力攻苦其所至當更何等也余與親舊介壽之日常悒悒不樂益自傷祖父皆不得五十而君之先公亦僅逾强仕今周親耆舊十九彫落吾與文虎游更世變猶得五十稱無恙是又可幸也禮五十曰艾服官政吾歸田既衰文虎方壯健如三四十許人安知此後不取科第顯當世以驗吾富貴戚戚不如貧賤之説乎夫亦厲吾業以竢之爾矣

李二何學士暨夫人雙壽序

程鄉侍讀李公以甲辰秋七月與饒夫人並稱八十其明年屬石屋老人寓書曰吾年八十有一矣粤俗壽一一者始數也雖未獲見君子盍為文及我余發書懼不稱命且覯公所集文範於古人不多許況今之學者矛會瑞州司理張君程鄉舊令陳君後先書至蓋公嘗分校禮闈矣今安邑少宗伯予告吕公見齋實出公門下而閏章則吕公丙戌所得士也以是不敢辭士固有居

同閈巷白首不相識而間闊數千里外聞聲相慕者誠結於心而不可解也吾聞人定者君子力之天定者君子族之得人者賢得天者全得乎人而復全乎天者雖顔閔原憲伯牛之倫葢難言之公弱冠而鄉舉也則冠其鄉試南宮則冠其門宰巽城曲沃則冠其羣吏是時天下多事需才急公起縣令召對稱旨特授翰林編修充東宮講官洊加侍讀學士天下以為榮假令公碌碌擁禄位當時不少公等跡其文章政事卓有聲實分闈

校士又稱得人晚當賊闖之變蒙難忍困不汚偽命歸與夫人挽鹿車歌嘯以老諸令子克世其家天畀公全矣余先世高曾而下並罕中壽因思造物之生君子多嗇其年幸而永年則多窮約不得志或憂危於富貴顚頓傷心於骨肉即所稱賢妻偕隱者不乏未聞其齊年比月同登大耋也天之固靳於人者公獨兼舉而富有之豈偶然哉公平生殫惄賑饑存活甚衆又所至建昌院著書受業多造士功其以文來屬也亦謂余小子述

古講學修白鷺青原故事故於山川間阻之外三致意焉非徒取乎俗吏文辭也粵苦兵乆矣海陬蹕騷生民凋瘵吏於嶺南者多未老而早衰公年逾八十如少壯人此或有無用之用善乎蒙莊養生之學者乎陳君試往問之余竊願聞其說焉

壽劉太平竹庵五十序

歲戊午仲春之朔施子自兖陵之姑孰赴講會也時郡太守劉公以督繕戰艦留江寧不得見而郡人頌公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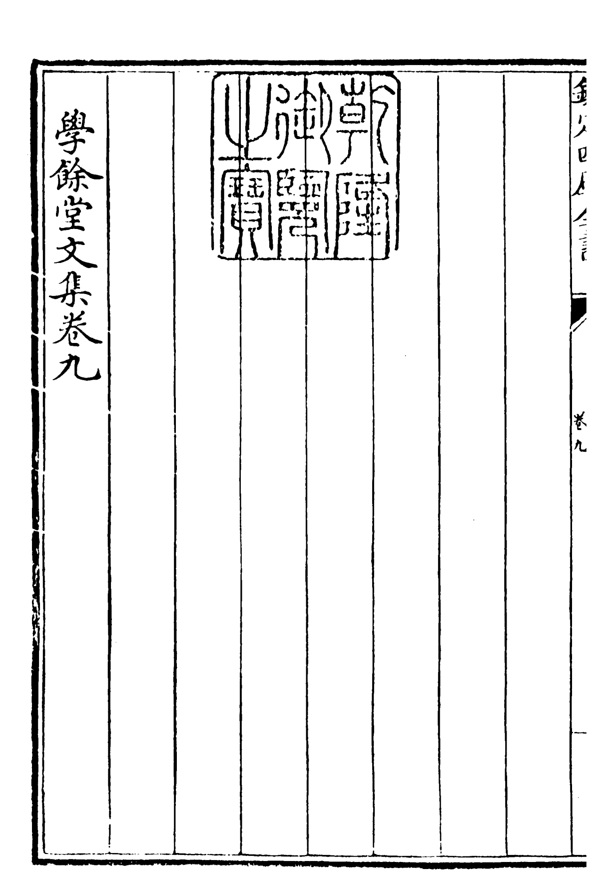
行且謂是月望後七日公五十初度敢請撰詞授執爵
者施子作而喟然曰自余叅藩湖西而知文成之澤深
也文成講學吉贛時安福弟子鄒文莊最著而劉氏多
賢有三五兩峰獅泉三先生其後瀘瀟先生復受業於
三五並以理學名吾詮次其傳祀之白鷺書院庶幾一
見其子孫之賢者最後乃得之今太平典郡竹庵先生
公懷文抱器聯推南宮高第當膺館選會格於事例刺
興國州遷守叙州兼瀘南兵備道事所至稱治又自山

左鹺使遷太平凡四仕矣始至之日軍興旁午郡久旱民苦疾疫公率家人齋沐十許日禱雨輒應民病以蘇又出索金募民瘞江干暴骨贖故家子之俘没為奴者公猶念民困軍儲蚤夜不即安謂未得保我赤子益其大父養和公誥贈府君惟敬公皆隱居教授敦尚三五諸先生理學之傳而母氏顔太夫人實為魯公之裔公胚胎仁義不肅而成若此余嘗薄漢人緣飾經術之説剌謬於學道愛人之指公之服官莅事一本於至誠益

學道人也初贈公蚤世公少罹兵亂隨它氏入京師偶冒楊姓籍縈從龍之胄而太夫人節守時年甫三十里居無恙公之心未忍一日忘劉也雖易楊歸劉稍待疏聞公業已陳情牒部請復本姓如范文正之不冒朱氏楊文貞之不混羅族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其自醒使遷太平也太原方闕守屬邑視太平十倍或勸公規其羸者公慨然曰吾親在南欲就近迎養豈以彼二十五屬易此三邑哉由是拜太平之命余聞公官山左時同邑

吳子舫翁登泰岱尋孔子杖屨處祠廟久墟歸以語公輒歎曰吾夫子登泰山小天下豈可獨令秦皇漢武留臺觀乎遂捐俸作孔子廟其上一時競傳盛事而太平古丹陽郡宋儒黄公庭堅洪公邁嘗官守於此矣年公子才勝刻慈竹義木二詩教民數詣郡庠講學而陳公塏賈公實先後建天門釆石二書院講習其中理學之風猶存今公之賓客多吉州耆舊三子皆賢而文樂聞有道之言儻羽書稍息公得卧而治郡將仰承其家學

修復舊緒興郡士大夫下逮里巷逢掖講業考德追年
陳諸公之轍即王文成青原白鷺之會畧見於姑江矣
于以弘
聖天子幸學宫御經筵移易風俗至意不亦善哉詩有
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夫歸壽考于作人賢于岡陵
川阜之頌遠矣它日倘過公扉諸當相與把酒酹太白
劇談為十日飲



學餘堂文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餘堂文集卷十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宋維翰

學餘堂文集卷十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壽序

徐太夫人六十序

比歲家居簡文字閭巷祝頌之文一切謝去乙卯春夏間聞崑山徐太夫人累受封於朝適當六十初度長公健庵太史請假侍養徵文詞大集賓客吳會間為太夫

人壽章寓詩一篇得報書更屬為文已相見金陵又固屬之近世之稱壽者富貴壽考又多賢肖觀止矣太夫人為左春坊贊善顧公之孫歸封公坦庵先生所舉喆嗣今學士兼禮部侍郎立齋公起家一甲第一人而編修健庵彦和皆第三人女歸祠部郎申君梅江又占南闈榜首天之位置其所生似皆不落第二流即王司寇元美所記前朝盛事殆無以加余嘗疑天之畀人福澤也常多靳而獨無稍靳於徐氏豈天之私厚之與抑偶

然與觀商周雅頌諸詩發揚世德率歸本於有娀大任以奕世有天下之盛而託始婦人其言似良過考之經傳則信而可徵且關睢麟趾之什王化所基非閨門之行乎余未獲登堂拜太夫人而嘗交顧子寧人太夫人弟也於是知其姊氏賢辛丑過湖上從坦庵先生游逾月見其為人和以厚有名飲輙赴食簋限以五又多長者言諸子名位籍海内而禮賢下士欿然如不及侍郎公為大司成時憫貲納之盛實學之衰也疏請扳天下

郡邑奇士為成均高弟子天下始以成均為可重而士知讀書嚮學司成實使然於徐公父子之行事而太夫人之為婦為母可知也居久之客有告我者曰明末兵亂有武人俘數十婦女扃徐空舍中太夫人憐之陰畫計毀垣使逸去人以為隱德而至今諱不肯言方是時徐氏未貴也而能陰行善又不以告人見指知臂舉一知百他善事可不具論夫履貴而及人易處約而拯人難況其身冒險難者乎太夫人少通書史知大義清心

好道訓諸子以立身行己親黨子姓有疑事請片言輙定又能立屏間辦交遊中人物高下彼史傳所稱列女或得其一而傳之後世矣余閒拾其遺事以彰母德使天下後世知所取法其累見他文辭者葢已詳云

梅母劉太君七十節壽序

吾邑詞學之友年少而名者葢有梅子耦長吾嘗序其詩以為梅氏多聞人而後起獨秀為季豹子馬勉叔諸前英所不逮衆頌駴之然來世必以余為知言丙辰九

月母夫人劉太君稱七十耦長屬撰辭且曰庚三歲失怙家驟落微母氏劬勞庚不有今日余觀古人列傳強半家貧少孤卒能力學自立以顯當世其恩勤教督度皆得之母氏者居多而史不盡載惟徙宅九膽二三事為世俗所習稱班姬作女誡不聞其督子豈閨闈訓勑之辭世莫得而聞與皇甫士安年二十不學所後叔母任氏切責對之流涕始感奮讀書為晉名儒由是知母教之重不翅與嚴父等余少孤且襁褓失母蓋自傷也

太君歸文學朗三君為名人婦文學日遊四方無內顧憂及歸則冠蓋屨舄填閭巷而中厨尊簋應之若無事余嘗為文學小友矣故見之為詳太君嫠居時年餘三十外持門户而日夜督耦長讀父書不廢蓋有人所難能者世變以來高門華胄十九陵替耦長有聲童子中為當塗大吏所傾攬補諸生益涉羣籍遠近詞翰之客皆顧見結驩而去衆謂梅氏有克家子矣方太君惸惸不夭母子一鐙相倚時得抱孺子無恙足矣詎冀其才

若是所居第歲久穿漏耦長以文字脩脯為補繕冢孫婦入門適當太毋介壽之期郡丞唐公嘗折節交耦長聞節母之將稱壽也為大書牓其廬曰柏操荻訓里中皆屬目歎稱其賢當明嘉靖間耦長之高祖大叅公母劉早寡教子成進士封太恭人大叅之冢婦亦劉也無子年十七矢節不嫁被詔褒美年並八十餘今太君又出於劉吾鄉玉山劉族最舊世與梅婚姻又皆以節壽著異哉夫前之二劉既徵諸郡乘矣因太君而并及之

以誌感也且以著節媛之壽蓋茂以加也

孫母王太夫人七十序

仍雲孫公之掌諫垣也余始為諸生容接甚懽不啻以後進因習其家世陰行善以逮都諫且獲聞王夫人賢都諫公既捐賓客夫人稱未亡人持門戶餘二十年乃益歎夫人之賢且能而追頌都諫之德不衰夫人今七十親舊徵言為壽余以為孝事姑章睦娣姒逮下在他人稱難能於夫人皆其餘也當順治己亥京口之變冠

有至自海上者入踞我郡城要脅我父老時論洶洶謂都諫公清臣也將不利於其家或為夫人筴請重賂納欵可更得志是時賢士大夫惑亂失措者甚衆夫人堅謝不聽曰毋妄言族矣必欲蹈藉吾家有未亡人在已而寇敗宵遁他被脅者坐重法而孫獨無恙說者多夫人之保有孫族謂之夫人城可也都諫公介弟以細故為仇者所搆廵按御史持之急夫人傾槖營救得免卒不修郄往時仇我者或且德我二子生長富貴太夫人

董督之命從劉君緝生遊十許年事大小無不諮稟非
其友戒勿納劉君者所謂沈博而嚴正者也由是二子
矩矱醇謹為諸生有俊望長君玉京捧檄丞昌邑次君
予立以文辭名嘗自奮曰吾母春秋高必得階尺寸為
奉一觴挾策遊京師遂舉北闈先是太夫人飲啖小不
健至是霍然為加餐甚矣予立之能悅親也然非太夫
人之教不及此始國初川蜀道梗郡苦歲賦黃連為民
病都諫公家居為言巡撫中丞疏免三之二郡人德之

其所以收卹宗族者蓄意未盡及太夫人為二子析産
稱述先公之指亟割腴壤四十畝為義田以贍族人近
者龍溪莊屋壞垣中有瘞金見者爭拾之家人留數鋌
以告或謂匿金多可窮治太夫人悉置不問昔李景讓
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鄭曰無勞而獲身之菑也天必
賜先君餘慶則願諸孫學問有成遽掩而築之太夫人
非其流輩哉然則太夫人引年强飯以迓無疆之休觀
二子之丕纘都諫也固不誒端策而卜也予姑叙其軼

事以待彤管之采擇

王母唐孺人八十序

三百篇託始關睢言文王之求后妃也而大雅之什誦文王之德推本於大任周姜以迄太姒用能蕃其子孫而饗其先公俾無怨恫若是乎周之積德累功其原不出閫內也而其歸美文王者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甚矣詩之善言德也非家之成其何能國茍非其人何以刑家是故其人之賢者不問其家可知也婦

之德以順為正無所表見故其事多不聞劉向博采簡冊為列女傳而後代以婦女聞者寖衆大抵貞女烈婦及閨秀名媛或以節行或以文詞或助其夫成其子以功名聲譽而能忘乎貧賤之見與聞乎道德之說者則孑乎罕聞也此又婦德之所以難也自閏章受業台文先生最久故知其配唐母最詳先生燕居寡言笑切責人過人皆憚而遠之及其琴瑟之歡終身無間言以是知其順而正也先生晚年始舉一子應鼎甫十齡挈之

就館百里外數月一歸省即遣出以是知其慈而義也先生衣雖布必澣治完潔未嘗垢敝以是知其勤女紅也先生嗜講學不問生產客至則滿座弦歌累日夜不散尊簋不移時具未嘗乏絕以是知其敏且不倦也先生以教授為生室中不厭糟糠黽勉有無油油然忘其食貧之苦類有道者豈非其貧而樂耶雖黔婁之妻陶侃之母方之蔑如也蓋先生道積於躬刑於妻子而非有貞順勤敏之德發乎性成其淑慎不及此吾又將徵

之易矣家人之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先生有焉其六二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唐母有焉男女正位家道以成先生既捐館數年應鼎為諸生見頭角有孫能讀書乃不遠二千里走歷下徵言為母八十壽閨章限於官守不得奉觴上母夫人壽雖不文其曷敢辭爰特書其為古列女之所難者而不為祝誦之文俾後之史氏倘有徵焉

張母沈太孺人七十序

歲壬寅之十二月吾友張谷受母太孺人壽七十同里
親舊寓書請撰祝詞會予以職事昏耗罷筆硯已而書
再至曰向也六十君有詩度無以加然詩之為言畧不
如文之核以詳也則敬謝曰諾孺人為刺史震陽沈公
女司空生洲公介婦理學懿靖先生之室也余與沈比
鄰常從懿靖先生遊獲聞其可稱之大者三焉司空公
自吏部累官清慎産故不厚懿靖以膏腴讓伯氏而自
取其瘠下他器物奴婢稱是人不能堪孺人以為固然

懿靖以蔭當得官棄而問道從崑一汪先生講新建盱江之學凡為善之事無敢後日鬻産饌賓客孺人率子婦執爨無怨言懿靖之力學也常齋居獨處晚謝肉食如浮屠家夫婦相賓十餘年懿靖既捐館晨夕事其像如生戒二子曰爾父志在問學若為聲利交是壞家法且為門户憂於是二子屏居力養以孝友和厚聞於鄉比歲族里子弟席富貴走聲利相繼覆家者幾無遺類而二子獨全無恙然後歎母氏之遠識如偉男子不可

及也孺人嘗善病谷受遂隱於醫用佐調饍又出其餘技全活人為母懽孺人誠不以文重然通經好學知貴重文字憶向者拜母六十時立書歌詞於屏障命二子再拜謝今忽逾十年孺人彊飯如昨日再十年為八十僕儻邀幸家食請得徼懿靖先生之事與孺人之行次之為合傳

劉夫人六十序

福建閫使劉君潤伯吾同學友也其淑配吳夫人年六

十長君紹先來徵言余無以辭也追念曩昔重為憮然蓋余之交潤伯逾四十年今去其在日又六年矣始潤伯讀書與余同几榻出則肩隨妻孥相見不引避夫人謹而慧得舅姑歡造其廬不移時輒具飲食余歸語吾妻若何如劉娰賢及余通仕籍潤伯起家武榜十五六年兩家不相見潤伯為人坦熱喜交游不為家人產計夫人常勤內政手治米鹽從官於徐於皖皆賴其拮据得稍積累以待遷秩遇大事嘗與謀畫潤伯司閫於閩

祿入稍裕益餉客不問多寡而囊無長物夫人諫曰官
斃耳必若君所為旦晚徒手歸將不田而食乎闇使君
笑不應夫人則陰為部署謹出納數歲治裝歸置田廬
納子婦不復從於官未幾而闇使捐賓客歸櫬之外無
有也人皆曰智哉劉夫人闇使雖高義向微夫人之早
計且遄歸也其能有今日哉在易家人之九五曰王假
有家勿恤吉闇使以之其在六四曰富家大吉夫人以
之夫人膺誥封於朝其家居節儉如里嫗未昏暮輙杜

門藏獲毋敢出入所蓄筐果常數歲不匱三子分治文武各隷庠序毋敢蹈紈絝習向所為歸而納子婦者今且累累抱孫矣閫使始在徐時督運抵京師當四十初度余官西曹酌酒賦詩為壽洎戊申入閩相顧皆垂老閫使方戒僕買屋在余西鄰執手要約以歸田晨夕相過從今余幸久歸而閫使不待每念之腸回氣結而猶及見其諸子之賢有立也則皆夫人之教也八月既望之十日為舉爵之辰親文進祝詞余仍書疇昔少賤往

來之事以見余兩家親厚無飾辭也

陸母吴孺人七十序

予以辛丑春客武林始識陸藎思高仲兄弟於湖上接其言詞知其温以文也抵湖墅詣其家輙命酒尊君際明先生聞客至忻然杖屨出見三子敬侍左右懽讌終日無惰容知其孝以友也不速客而殽核畢具皆潔以旨所居近市竹樹瀟灑如山林家故不豐而門内怡然僕從皆有自得之意以是不獨知三子之才繫兩尊人

之賢所貽也又歲餘羅子弘載自會稽至臨江蓋思伯仲致書問且言母氏吳太君七十乞一言為壽記曰內言不踰梱然不知其婦視其夫不知其母視其子以余觀陸氏父子兄弟之間吳太君之為婦為母已概見矣采羅子所言又有人情所難者其相除明先生也俯仰事無不辦二子見頭角猶為夫子置妾媵比司訓會稽又獨遣從於官妾既有子女悉子之如己出凡陸氏宗黨之婦皆遜謝以為弗及也太君之行若此劉斯麟趾

無以加焉其他瑣碎女紅婦職固不必一一道也羅子曰稱人之婦德者衆矣未有如先生之言質而行該者敬籍手以報二陸氏

吳母胡孺人七十壽序

歙人之遊處江淮者户相比也溪南吳君爾世獨喜接名人賢士為文字之游問其所欲言則具為其母胡太孺人苦節願有聞於來季其言曰先大人蚤世母氏年二十三慟不欲生而是時不孝方在娠乃歎曰奈何從

諸九泉而令夫不祀天乎其尚畀我有子用是飲泣忍死稱未亡人踰四月始生不孝孤先王父持之哭錫名延支字曰爾世志母氏之不絕我吳也上事堂上諸尊人甚懽下撫藐孤持門戶迄今四十年不倦吾力不能請之於朝如吾母何如吾母何言已輒泣容皆為改容由是觀之是母是子之賢其概可知矣歲順治庚子母春秋六十餘適過邗江壽以詩又十年為庚戌則孺人七十矣爾世已不祿惟二子出見嗟乎自劉向傳列女

范暟因之以附史傳古婦女之記載者衆矣要惟守身苦節爲難孺人笄年烝寡鞠遺腹之孤以有成立可謂難矣夫人之所難天之所佑百神之所敬護也脫令假爾世數歲俾賢子列筵具食聚内外宗親子弟起奉觴爲母壽里中觀者歎慕僉稱節母之賢且壽康具享景福豈不差强人意哉砥節於五十年之久而天靳此一日之惟則又何也松柏之幹千仞不能保無枝折而飽歷風霜靈氣所鍾能鬱爲琥珀蒸爲芝草以見珍於世

孺人既嘗有賢子今二孫又能世其業其可老而傳矣溪南吴為歙著姓與吾施氏最舊今八月望日為孺人設帨之辰爾世季父芊生率其孤承勛來請序夫孺人之孝慈勤約施及宗黨懿行多可紀予獨先其大者兾後之史氏尚有采焉

程母七十壽序

先王之教始自閨門漸被於邦國易著家人禮詳内則凡所為端本立防者無微不慎然古士大夫家女子之

生也多學詩書受姆訓幼而習之其行之也恒易後世風教既弛山陬里巷之女目不識文字耳不聞內則女誡列女諸書非其得之性成鮮克為婦迄於今艷冶相矜錦綺簪珥游樂相尚以其流習之久也甚且若忘其為婦人而風俗遂至於日獘故矯而勝之也為難吾寧與嶽皆山郡朴謹之風猶有存者而吾聞程子景思之母鮑太孺人為尤詳始孺人之未歸於程也處士晉卿公家方造而母氏羅太君已垂白鮑又甲族弗習荼苦

孺人事姑則孝謹未食不敢食食不旨不敢進而其事
處士公縞綦操井臼相敬也及其息業饒給矣縞綦勤
約如初嘗從處士徙揚州不數年求去復還吾郡之西
河曰揚人風俗侈靡吾不忍多見也比居田間日以蠶
績蘋蘩督諸子婦而遇鄰媪如娣姒下逮臧獲如小兒
女人或告之急雖頻數終不摇手拒中外諸婦見其操
作不倦或私相語謂太孺人老矣何重自苦為孺人則
笑應之曰老婦故樂此耳公父文伯之母績文伯以諫

而其母有鬲辭孔子聞之曰季氏之婦不淫矣夫以大夫之母績而後謂之不淫然則天下之名媛介婦其於婦也幾何而終春秋之世惟敬姜之賢見稱於孔子蓋勤則不匱思則善心生下逮德曜少君之屬猶有遺風以孺人方之大畧相類孺人有賢丈夫子三人皆能世其業而景思數為余言故述其所聞將以示天下之為婦者其設帨之辰則今庚戌十月之二十九日也

族祖母彭氏七十序

柏舟之詩見采國風嘉女貞也共姜以世子之妃義不可有它而聖人猶亟取之況窮簷匹婦忍窮餓堅守以終其身以成立其子孫可不謂難哉吾族家雙溪守先世禮義之風婦女多食貧而貞而厲節最難者莫如從祖母彭太孺人今年庚戌九月之朔七十矣族之長老僉來屬詞曰是貞且淑非文莫徵非子莫悉使吾子之言徵而傳也雖象服之榮奚加焉嗟夫余言之未必傳也知之詠莫余悉也孺人少歸士忠公夫耕於野饁餉

如賔退則修其女紅以佐饘粥生二子而寡是時孺人年甫踰三十盎無斗儲諸嫗皆勸去堅謝不聽久之長子又夭撫次子玉符蓋三十餘年而始造有家始其夫疾革時訣曰汝窮餓不可守速嫁以活我孤令孺人力成其家若此易稱苦節不可貞然未有不苦而能貞者也先王母吳太孺人故相敬愛遇之如親妯娌孺人謂先王母曰自吾稱未亡人食未嘗飽蓋上以奉吾姑下以哺吾兒寒夜績紡必雞鳴手足凍僵寢不解衣旦起

體尚未温又復拮据以是磨耗其心不知未亡人之窮且悲也先王母聞之輙相向泣閨章少時嘗及見之今孺人數過余家猶為佐女紅不輟而其子若婦皆孝謹能當意人皆謂孺人事姑之報也吾言質而近如此竊以為古之為婦為母者蔑以尚也故序以附之家乘

祝張氏妹六十序

歲癸亥之三月張氏妹六十矣家人請撰祝詞余謂無庸文也余早失怙恃終鮮兄弟與我同出者實惟張氏

妹一人余妹也與哉吾弟也妹之母為胡太宜人繼我母馬太宜人而來歸者其鞠我也不啻其腹我也妹生三歲而失母痘又瀕殆而甦先大母吳太孺人先大夫憐愛之又不啻其憐愛閨章也始妹未出腹吾施與張故世講即相約為婚姻後兩家父凡彫喪家又中落幾不能婚嫁吾叔父之遣吾妹也重念孤女視所生梅氏妹為較厚蓋吾施氏之家法如此自此歸次周昧旦相謦未嘗嗟食貧所居曰曹塘枕山面水居則有提甕出

汲之風出則有我耕子饁之意所謂計有無而持門户者雖百其口弗能恙也如是者十有餘歲内外宗姻皆稱曰賢甚矣吾妹之難也迄余通籍妹稍有寧宇兒女成行又往往而夭惟一子士綸幸存吾於妹重有感也今夫厚其施者必羸其報適於人者必償於天物理之固然也張氏世有隱德至翼真先生與先大父中明公以講學顯貲累千金散之立盡且急人婚喪而賑之於凍飢活之於煢獨無告者不可勝數也先大夫嘗語人

曰使天必録善張氏之後其興乎今既再世矣天其竟忘之乎吾力薄不克為妹計妹相夫子治生良苦然薄田給饘粥且種秫自釀客至則命酌吾甥士綸能讀書見穎補弟子員時時寓書省我渭陽情不薄使學焉邪輟當為我成宅相矣安知今日之分燈課子者不即含飴弄孫以繩繩振振乎且吾妹數舉兒女皆自乳用早衰耗十數年前嘗銜哀抱疴戚戚然有蒲柳自視之感而今與次周相守無恙已周甲子矣天其意者不終忘

乎行以吾言券之也吾老而將歸旦暮抵里門當舉酒相勞苦矣

學餘堂文集卷十

學餘堂文集卷十一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記

章丘學記

自京師至天下郡縣皆立學祀孔子師儒無缺既廩周給經史之籍具在可不謂大備者乎教化之不興士習之不淳美其故何也古者士出於學師儒董戒教學相

長先以祭菜鼓篋之文詔以弦誦干羽之事董以夏楚之威臨以天子養老乞言之典重以世子齒讓之禮歷以三年九年之期考校以小成大成之學其士畏敬而不敢悖服習而不遷優游漸被以幾于化學之入人深也三代以下惟漢為近古高帝過魯祠孔子太牢漢之文治實始基之其後置博士弟子辨五經同異石渠白虎之議天子親臨決焉於時士多厲廉恥起自薦辟用經術為政事文章其季也亦矜尚節義太學諸生與漢

相為終始魏晉以下遞興遞廢唐太宗立學名名儒廣生徒頒註疏一時稱盛及宋仁宗詔天下州縣立學親謁孔子始行再拜禮綱目特書之而濂洛關閩諸儒後先輩出聚徒講學修明孔子之道以庶幾不墜經學莫盛於漢理學莫盛於宋蓋春秋以來所再見也學之效章章如是自元而明建學立廟祀孔子封爵典禮茂以復加至於今修舊舉廢著為令於乎何其盛也今之學蓋難言之其以教為職者名存實廢無所董戒非臺使

及學使者詣學行禮則諸生不至使者以講書為故事下務記誦塞責上益厭不聽或顧左右言它漫無可否畢則拂衣去諸生遠且貧者奔走於館餐其富貴子弟紈絝相尚睥睨先生長者名以俎豆之事不應亦不敢校甚矣學之衰教之不行也齊魯列郡首濟南而章丘又岩邑土高壤沃多山川人物之美而學廢不治前學使臧君咨於縣令劉君僉謀於諸生分任厥役有差廟學修舉會劉君擢去未竣逾年閏章至亟進諸生踐宿

諸而新令張君先之余又少助之先是兩廡無木主置則旋毀為橫版書姓字其上享禮畢備諸生請記之嗟乎道衰久矣聞人言聖賢大笑之閭章未得為聖人之徒而不敢自外聖人之教夫以輕裘肥馬酒食徵逐之餘力出什一治學校罔不治以佔畢記誦時文之力治經史罔不該以求富貴利祿之心求聖賢之道罔不進以玆山川風土人物之美麟麟炳炳以日以年必有軼漢宋而追三代之隆者敬書之以竢具有事斯役者具

載碑陰

登州府修學記

登州地界東海昔用武之國也古為斟鄩氏過澆伐之周蒲姑亂成王命六師移之益封師尚父始就國有萊君起兵争營丘春秋不與中國會盟終并於齊戰國時樂毅下齊七十餘城三國至五代羣盜數起明初即苦倭嗣冦氛海舶所至蹂躪終有明一代屢遭兵燹受禍烈於他郡當是時城闉川谷流血積骸而欲以廣厲學

宫修起禮樂必有迂其說而斥之者然登擅神山之異而應析木之津磅礴鬱積必有偉人故世多名公卿先是赤風烈火邑里蕭條產自登郡而遊學江淮間者多取上第以忠節文章著稱海内非登之無人也太史公曰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今

天子定宇内海岱之間山高而水清歲豐而民樂士幸生無事之時而得以專壹思慮於聖賢之學可無轉移遷徙之勞而羣萃州處以習其業使猶諉諸斷髡荆榛

而不為興廢舉墜作興文治其在上者之責與或曰學之立否無繫於人材鄭子産為良大夫猶議毀鄉校單子假道於陳以臺池苑囿之崇陂梁道路之弗占國不治未聞以學校不立為譏田横兄弟得士五百人與横俱死俾千古識君臣之義豈皆由學兩漢立太學設博士弟子員天子執經問難學士靡然鄉風然多緣飾儒術低回依阿而其後即有忠臣義士亦相與為矯激驚世之行而不適於實效唐宋而下人才之興廢亦非盡

由學豈學宫可無修與先儒曰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養之則必講肄有業游息有居瞻嚮必崇觀法必近此孔氏之宫墻不可以或圮而行於天下未有廢於其隣壤者也余視學之明年再行部至登瞻拜聖學煥焉維新兩廡及敬一亭尊經閣塗丹墍黝不啻更始問其由則郡大夫李君所葺也余嘉郡大夫之能興學致治而亦欲登諸生之肄於學者旦夕觀瞻知昔為用武之國今幸生無事之時無遷徙之勞得

專壹思慮習詩書六藝之旨釋褐於
天子之庭相繼爲名公卿而亦欲使知黌序之間非僅
梯仕進爲務昔魯仲連以一布衣義不帝秦書遺燕將
卒高蹈東海爲登人士之冠轅固生僅博士斥公孫丞
相爲曲學言詩於齊學者宗之則學之所重者在此不
在彼也如僅安朴野矜功利後世考登郡之勝者徒在
於蜃樓島嶼之變幻敝虧而罕鍾於人則非所關於泱
泱大風也郡大夫李君名經國南宮人已陞任嵩嵐副

憲襄厥績者郡丞馬君名思才華州人別駕黃君名之
遴廣寧人司理王君名鼒長治人而鳩工有成者學諭
任琪高密人例並書

臨江府學記

蘄州高君培守臨江之二年郡學荒圮懼無以宣教化
慨然興復營畫百計新孔子廟及殿閣門廡屏楔之屬
既堅既飾丹雘有爛工事畢舉君子謂良二千石之急
所先也學成集吏士釋奠請為記示諸生於乎學記備

矣韓歐王曾諸家皆祖經禰傳推明孔氏之指其詳葢不勝述云臨江罹兵禍十餘年毀垣發屋書籍煨燼士無比肩立或掇拾故業十亡六七漫不復省記又或坐逋賦累疲薾奔走終歲不見宫牆逞誦習孔氏哉尊孔氏之學在由其道近者以教學潤踈議罷師儒發科目縫掖皇皇賴

上嘉惠學校不果行嗟乎道之衰也緊無學使然哉前事者後事之師余無暇遠舉兩郡之人物可畧數也守

正不阿則孔公恂蕭公燧理學醇恪則劉公清之彭公龜年文章贍敏則劉公敞攽兄弟范公梈勁直敢言則孔公文仲及武仲平仲慷慨赴國難則陳公喬李公邈練公子寧乘時輔主則金公幼孜胡公儼數者行雖不同其皆不見拒於孔氏之門矣維今國家軍旅旁午猶置師儒守科目不廢而異能碩德魁壘之士罕聞焉其洵有之伏而未彰耶夫修明孔氏之業上以稱廣厲師儒至意下以嗣美其鄉之賢士大夫垂耀史冊後世奉之

與尸祝等士不可不任其責諸生其毋忘太守今日之勤墜吾夫子之緒爰次厥詞刻石廟門是役也郡丞杜君養性别駕温君如璜司理陸君璿清江令張君�先後有助法得幷書

安福修學記

天下之盛衰人才之得失皆視其學之興廢兵革未息則不暇治學及其既平吏困於簿書士窮於衣食淹月累歲卒以無成故非强幹有為者不為功安福之學不

治久矣新野進士焦君榮治縣之三年振窮扶萎賦充而暴戢乃出力新夫子廟置學舍又以私錢買田租六百斛贍士之來學者不數月而就邑人來告請記之此蓋安福之盛時所不數見者也今邑中比歲水旱逋負相接漕艘之營作乜卒之勾補兵艦之驛騷山民之獷悍事頻節促不遑宵晝於此而從事學宮進諸生治俎豆吾見其才行之去人遠矣雖然古者有學無廟羣師弟子日習其中而因祭菜以明敬也後世有廟無學置

博士之長僅司俎豆而弟子不與居也然則學雖具而閒無人焉以滋茂草猶無學也名隸而實背途一而趨岐雖委粟於地以飽寠士猶無學也夫學者求諸聖人之道而以之育才則才出以之莅事則事治者也漢人多尚經學服官斷獄之事無一不出於經令人首尚制舉業而以其餘力治經父師之所傳子弟之所習詩易春秋之指甚且稍謬於聖人非惟無學又無經也學聖人之言而至於無經不其甚與安福於吉為中縣土淳

而材茂舊多君子明正嘉間以理學稱者鄒公守益最著次則劉公陽及文敏邦采諸公皆反身切理深入而自得故一時從之者甚衆其後學者之患或離經傳侈空談于是劉公陽嘗極論之以為世儒道堯舜之孝弟而鄉黨無稱小温公之誠實而然諾不踐深言幽獨而無忌於可指可視高言著察乃未及乎行之習之吾讀其言未嘗不撫卷歎息深吾道之憂也居今之世志聖人之道雖鑿巖而處負經而鋤居子子行踽踽苟其氣

專而力深吾知其必有獲也況土淳材茂聚族於學而弦誦飲食其中者乎工有肆農有畔士有學各其所也亦各其業也由其塗者衆而收效者寡則吾所不敢信也

永寧縣治記

永寧之為縣也始自元至正間析永新勝業鄉地而縣峯玉笥諸山盤錯如蠶叢距郡最遠壤僻以貧供賦不給明末縣治災二十餘年不克復吏皆奪民舍莊君梯

雲至三歳始力新之不請帑不浚民烝徒咸集朞月以成左為鶖峯書院悉仍舊觀邑進士謝君上舉來數百里以其圖謁記夫君子之於民也毋苟勞毋苟逸苟勞則擾苟逸則窳古之人有聽訟於樹下者豈不欲簡易親民哉而義取嚮明南面而治者所以明有等示民不佻也故為政者在乎民以可親不乎人以可狎寧固㝡爾邑民社在焉令使一邑之長與蓽門圭竇之氓比户雜處執事無所尊卑上下無辨豈政體然哉予叅藩湖

西四稔矣寧民之質訟者不數人甚矣其朴且簡也莊君又治以無事訟獄不作賦稅克供其民安之謂邑父母不有其署則吾儕小人弗有其廬故雖興作而民不為病民之願也窔子賤宓單父不下堂而治在能取人寧不乏二三賢士大夫試以時詢其利病梳爬煦嘔政平事簡其治綽爾也然山民易馴亦易獷寧北枕七溪南接鄭漢實與楚荼鄖相逼處多盜賊藪歲比水旱山谷僻遠其綦䍐獷悍之徒或相煽為奸往往有之其日

進父老子弟訓飭之以禮義俾先賦稅尚詩書敦本崇讓毋聽邪說阻聲教以椎野相雄長謝君曰諾請書之乃作歌示吏民曰

寧之山盤盤兮宅民以安兆人用歡寧之石齒齒兮人民以理遠人至止爾父兮爾母邑以永寧俾民淳古

重修黄山谷先生祠堂記

施而為政發而為言君子之所以垂世行遠者也其人有足傳則所居不必有奇蹟而一言一事俎豆之不衰

豈非其風流餘韻入人者深與昌黎之於袁子瞻之於登到郡不過數十日膏澤未究去而民祠之鳳之在岡麒麟之在郊景星卿雲之在天所見必書人爭覩之以為快賢人君子亦猶是也故其所生之鄉所仕之地及其所遊處往往追思而俎豆之況其被澤既久予人以不忘者乎於乎後之聞其風者可以興矣山谷先生令泰和數年史稱治尚平易不與諸縣爭鹽筴吏不悅而民以安葢吏議之與輿頌其不相蒙久矣民之良牧豈

有赫赫可紀哉郡志載其政事之暇窮搜溪谷遇勝處輙題墨今攷其集中西昌詩頗少而快閣蓋偶然之作無意求工者前人之閣遂舉而歸之先生且建祠其旁與閣相終始屢廢而必興士大夫追和其詩至於今不絶夫山谷之名得子瞻而振卒不免文史之禍遷謫以死然小人能厄以遷謫不能掩其文詞使不傳於後世則小人之忌之厄之者亦徒矣其詩為當時所宗尚稱西江詩派予未能多讀獨愛其書法而其雜著文詞多

湛深性命之言非詞翰諸家所及故雖歿於謫所超然蟬蛻不以生死累其心子瞻所謂獨立萬物之表而亟推其行誼文章有以也壬寅之秋予嘗登快閣時久雨江漲四望廓然憑欄移日而祠之蕪穢久矣且假閣爲倉廩委積狼藉乃斥而修之與司李胡君各出其力以屬蕭生伯升會邑令置倉別所閣既聿新祠用修舉予喜爲書其事嗟夫山谷豈以祠重哉

寧國府故太守袁公祠記

郡東郭上下兩橋石趾穿決繕修既有記其創始實維豫章袁公橋側舊有袁公小像僻寄僧廬衆罔瞻覩父老悲思久矣至此益追頌公德不衰圖新其祠地故偪水濱隘甚又為橋建也不可以它徙於是架層樓治水榭址不加增而有廓其宇先後有事斯橋者次第列祀費取諸修橋之餘家叔父獨出己力補所不給工乃竣郡人又屬為袁公祠記余作而歎曰天下事其可為乎為之未必皆成成者且以得謗於是畏愞者以有事為

戒矣夫至於戒有為則雖事之必不可已皆束手卻步而天下事日以廢壞今有一事於此利濟日被萬人功可數百載不為則人殆而我安為之則任重責繁辛底於成而或不免於難為行為止賢豪必早辨之矣吾每過宛水兩橋未嘗不為郡太守袁公歎息流涕也當明正統初公用輔臣薦守寧國興去利獘果藝以達始至則改建府學興賢育才其它官舍倉廩條治井井蓋元之末季於象為蠱明之初造於象為蒙公奮然明作於

象爲震爲離功大而可久莫如東郭兩橋其始聯舟架木遇暴漲立敗公肇置石橋上曰鳳凰下曰濟川不耗帑而用給不病民而事舉語具橋記中是時詔舉天下治行卓異者十人公居第二無何坐涇人程御史蜚語逮繫以幽憤死郡人皆嗚嗚孺子泣今所謂程御史者考其時案之涇志不問可得其人彼亦赫有時名或公强正不善事貴人卒被齮齕事連督橋工醫官蔄存善并逮榜治欲令誣服汙公蔄至死不波一言郡人義之

今置像於公側者是也於乎人能戕公之生不能斬公之澤能陷其身於一時不能奪其名於百世方公被難時郡人已涕泣奉祠今垂三百年語賢太守莫不曰袁公袁公也公亦可無憾矣公諱旭字廷輔江西撫州樂安人永樂乙未進士初授津江令以官俸代民償積負其守吾郡可知也或言公既死為吾郡城隍之神數有徵驗事見王給事蓋石溪閒筆今郡人猶户說云

修盱江羅明德祠記

近世言理學多推二江蓋姚江王公文成盱江羅公明德也羅功業不及王而其學相後先所在多祠祀盱水姑山其生長講學之所舊有專祠三令城東一祠僅存水俯盱江山横大阜左芙蓉而右從姑於地稱善偪處驛舍經兵擾屋瓦失半上下與漏子孫奉祀者惟日輝一人隸學宫貧不能葺余進禮祠下顧瞻悚愴出槖中金屬郡守高君先易其漏瓦合力修治庶幾不壊高君及南城苗君皆欣然各出私錢擇能者董其事先是羅

公嘗守我寧國特祠在開元寺左歲久且圮余告郡别駕陶公新之先生誠不以祠重學者之於先生若有求而不能已其守寧時自僚吏大夫士下逮輿臺隸卒之屬無不與之講學即以事笞杖及囚服臨刑之人無不曉譬再三冀幸其一悟也有所質訟命甲以攝乙辰至而已理民有兄弟爭産者公徐問曰爾同父乎曰然同母乎曰然爾父母舉汝二人相賀也今爾相仇父母不地下泣乎因歎曰爾有兄弟以産相失我有俸錢終鮮

兄弟不覺淚下曰是罪在我而訟者兄弟乃相向泣叩頭請杖公喜其悔改也諭而遣之其政尚德化多此類蓋其學勞於制欲逸於體仁充性以為用而行之若無事其教人之術多端卒要歸於孝弟慈言約而可守質而可行至老而教學不衰後之人讀其書游其里可以慨然而興矣而從姑山礧砢奇偉為先生寢處地祠館榛莽未嘗不臨風一歎也姑記之於此邦有賢大夫其尚踵而從事焉

重建永豐陸侯祠堂記

古之功德在民者祀之禮也志民之不忘也近世亦稍濫矣然不旋踵而墟無復問者若夫祠成於去官之後而修廢於歿身之餘使人過之太息思其所以致此者將敦薄而廉頑在斯舉也明崇禎乙亥武林陸夢鶴先生知永豐縣朞年稱治用調繁例改吉水又稱治二縣之人思之並祀名宦而永豐有特祠豐在吉州稱中縣叢山沓嶂阻荒數百里往往逋賦而藪盜君拜命京師

即上言残邑積逋請撫字狀制可之聞常熟瞿公式耜甞治豐有聲又造請受治譜三卷具得其要領至則延見父老問疾苦革耗羨以勸民義餘以次推行征徭訟獄事皆如夙辦盜以衰息先是筦庫者舞文倒置完負君内設掌簿綜核瞭然故民莫敢後聽訟務平恕甲詞既入輙祕不發摘空名捕訊乙詞不相謀多得情實執牘吏皆屏息其不刻而嚴多此類至於修治學校禮遇士大夫人得盡所欲言雖里老田父一言之善一藝之

長皆被嘉與邑人大悅吉水大司馬李忠肅公邦華方里居講學聞之歎曰吉豐咫尺獨不可惠吾邑哉為語按部御史梧陽劉公於是有吉水之役蓋疏入而後以語君君堅辭不得豐人請留不可至聚薪塞路戟手詬吉民於界曰柰何生奪我侯其聲嗚咽君亦為墮淚既去士大夫過吉問起居如家人禮仍置祠邑中臨川陳公際泰碑其事後三十年兵興祠火父老嗟悼會君之子圻來問祠所在邑人相見欷歔遂僉謀新之嗟乎縣

故不易為也為於不得為之時用法嚴見德尤難蓋百不得一也是孰使然哉或曰豐吉被澤均也專祠在豐何與夫吉人之得君於豐也如人子之終依慈母習安其乳哺而豐人一朝見奪若失慈母於襁褓之中呱呱之子不禁其啼失聲也故豐人思君為獨切君亦嘗曰豐水吾之桐鄉魂夢猶睠此也其政績既具陳碑及郡志不勝書書其大者君諱運昌字夢鶴浙江錢塘人崇禎甲戌進士

贈太僕寺卿宋公益詠堂記

往天啓丙寅間萊陽宋公長元先生知清豐縣以績最徵入京師清人皆孺子泣作祠於縣之北郭歲時供祀值公所生之辰咸酹酒醴拜舞鼓歌如事神禮或竟日不罷及公死事之益虔民有弗直於吏者手瓣香叩頭曰使公在吾何至是順治甲午春公之子琬自吏部出為隴西備兵參議過清豐黃髮父老皆扶杖携子孫迎抱馬首至則會祠下出公畫像示之皆嗚咽失聲請留

之祠中旦日傾城出送相持泣戀不自勝其自西而還也亦然久之參議君累遷按察浙江坐誣逮繫清人聞之愕曰公不庇乃公子耶皆哭禱於祠諸生程世則等更議增重檐於前楹用障風雨今

天子以琬事白復其官需次京邸清人來告訖工且踵舊以丹雘蓋自公去清之日迄今四十年謹奉祠事如一日施子曰異哉吾見吏之有祠者矣其屋巋然其祀忽焉孰是祠宋公其誠且久如是問之清人其父老曰

吾邑於古為頓丘俗頗淫侈少年無賴好摶蒱羣飲即負無償者彎弓禦人於路甚或椎埋發冢剽刼無所憚宋公不鄙吾民下車新孔子廟月進諸生課藝明約束講鄉飲大射禮問民所苦有所謂白梃手者其人率豪猾大姓收暴桀子弟要盟盤揷裂帛書姓名奸胥市儈屠狗之雄皆黨附有所睚眦飛梃雨集重或擊死其黨又譸張譸構先騰其詞下有司率骫骳不得直里有好女子豪欲之即朋媒黨妁不殭納不已公問其主名父

老囁嚅相顧一夕盡廉得之敕騎卒曰馮進塲者白梃之豪也方與羣兒博飲某所敢縱一人者死無赦食頃縛數十人至栝得其盟書遂杖殺進塲大門外縶其屬為耳目於是接踵歸命願燬其籍竟死不敢為惡清人歌曰宋公來梃手災有婦人毒殺其夫而誣其夫之弟公察無戚容呼姆紿訊之立得姦狀清多盜與滑濬曹濮連屬為淵藪公捕治其魁又善為盜備盜皆亡去戒勿犯宋公劇賊謝小豁者南樂人也漕使索之急彊屬

公捕公不敢以境外辭請期以匝月果得之河南界中總河尚書李公若星㝡其能於朝縣故輸馬太僕寺歲擇富民市觧費不貲觧又不輙收民破家無筭公悉出官帑為治辦又免驛馬之芻牧於民者歲可省二萬緡催科置大匭四使民自投不入私羨其他善政稱是由是訟衰賦給氓庶息肩謠頌喧路故虔祠事甲申冦起火公私廬舍殆盡惟南將軍霽雲沈青霞鍊及公祠獨存清人之言如此嗚呼士君子秉政一方或肉視其民

壟斷其官者子孫計耳歸則廣田宅飾苑囿置歌兒舞女自娛快居無何所治田宅苑囿或為他有矣問其子孫曽烝嘗之不供況於所治之邦有能通國祠祀再世而不懈者乎嗚呼若宋公者其可以風有位矣昔朱邑為桐鄉嗇夫曰吾子孫祀我不如桐鄉今清人既知德公而公之子又能為顯官遭大難不墜厥緒將益力為善以張大先公之澤則是祠可永弗壞於是按察君流涕屬碑其畧章亦為泣下公諱應亨字嘉父號長元天

啟乙丑進士在清豐五年行取為禮部主客司主事改吏部三遷至稽勲司郎中嘗典試河南稱得人以母李太淑人老疏請終養歸癸未萊陽陷公實死之事聞贈太僕寺卿予祭葬其大節又如此清之鄉先生吏部尚書郎李公其紀撰祠碑題曰益詠堂所謂去而益詠者也嘉清人之義作詩以侑公饗其辭曰

有偉宋侯剖符頓丘千瘡萬痏徯來斯蘇維氓蚩蚩姦盜蓬蟻剽掠椎埋挺人於市公怒罔測殲渠斯得譬農

治苗務去蟊螣有慝不聞公擿維神有噤莫懲公惻以

呻盜去其土泯熙於田作學翼翼伐鼓淵淵髦俊是師

征徭是蠲塗無鳴鏑獄罕赭衣凡公所為以養以教清

人翺翔昔吪今笑岳牧交讓天子曰俞璽書徵入耆耋

吁呼崇祠遂宇百年丹雘祀公如生舞呈樂作公朅而

去騎箕大荒公降戾止霧車鏘鏘匪祠是歆維德永馨

百爾君子眎此刻銘

重修伏生祠記

六經自大易外尚書最久遠其所載二帝三王政治得失之林最詳鉅秦棄書籍壞先王之法懼諸儒生引古帝王得失相議論切切焉務磨滅無遺者宜莫先尚書而齊伏生以一人晦跡終老年九十餘卒以腹記口授傳其書萬世嗟乎初伏生以書授生徒其坑者不知凡幾伏生以博士得免幸也然人之童時誦習老不能舉其辭者衆矣向使漢文帝不詔求尚書求矣而伏生不待或老眊荒忽不復記憶或又言語迷惑無人焉能辨

而傳述之則是書終亡也而上有其君生又有其年窮憊且死能舉其辭以授幼女女能述其辭以授鼂錯豈非天哉鄒平縣北十八里有伏生祠其墓在焉蓋伏生故里宋封乘氏伯有司修祀惟謹歷年既久祠寢廢吏亦不親至今縣令徐君甫受事詣祠行禮即率諸生新之余至見其像修眉豐額垂旒秉圭如古侯王幼女及鼂錯皆侍側壁上畫當日授書狀如平生予不禁慨乎其慕愀乎其悲也時諸生數十輩皆治尚書余告爾諸

生生於是鄉讀是書亦知先生傳之之艱天之憖遺一老之意乎謹爾俎豆以時習禮俾興日通達政事諸生責也諸生皆拜受教已又拜請曰是祠也無長吏跡久矣今徐侯之必躬必先新之必以其力也且惠邀先生之莅止也其曷忍無以詔來者余既感伏生之事嘉徐君之義而益以見伏生之教思與世無窮也故既為詩歌又詳次其事為之記

魯兩先生祠記

往讀歐陽氏所為孫明復石守道兩先生墓志銘偉其文嗟異其人久之過泰安州有兩先生祠知為先生遊息講業之所因為文以祭之入其祠頽檐漏瓦門垣不飭几筵不具而兩先生像獨存其儒衣冠上坐者孫先生侍坐者石先生也孫先生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之陽魯人石先生輙師事之杖屨必侍登降必扶執弟子禮甚恭魯人觀者皆嘆息興起今觀其像如生時余不覺流涕夫兩先生學成行立傳於後世無

可哀者余獨念兩先生躬耕力行居泰山徂徠之間雖嘗官於朝而不久其位不大伸其志卒為姦人所嫉謗石先生作慶歴詩褒譏大臣尤中奇禍至困踣身死幾不免發棺可謂阨矣然當時魯人尊之太學諸生從之宰相卿大夫折節下之以薦於天子天子加禮蓋行修於身而不可掩也自宋迄今六百餘年祠祀春秋不廢魯人無賢不肖皆稱曰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而不敢名泰山徂徠兩山遂若為兩先生所獨有而向之姦

人秉權嫉謗者影響俱泯且不得與草木等太史公曰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後之有志於道者其毋味於利而怯於義毋競刀錐之末而失丘山之重亦可以自壯矣而吾儕承先人之訓遊聖賢之鄉不敢為不肖而竊恐其未逮不免與草木同盡此後人之所以可哀也既撤祭台兩先生之裔為存恤惟石氏有奉祠生承基問其遺書已不存會理問蘇君署州事予出四十緡俾新其祠侍御趙公倡為之助蘇

君既謀始而州守曲君至又踵治之屬武舉張子董其成乃訖工夫聞先生之風者思見其人謁祠而見其像如生俎豆肅然感興者必衆況泰安壤接闕里尤近聖人之居者哉乃刻石告諸生且將以自勵焉

七忠祠記

士君子仗義成仁以身殉國九死而不悔者豈役於其名哉而後人之悲思者往往勢不能禁時不能移崇卑隱顯無所歧視聞風稱慕咨嗟涕洟不已者無他激於

義動於誠而不自知其然也濟南舊有七忠祠以祀建文時死事之七人其人為兵部尚書鐵公鉉禮部尚書兼太子少保陳公廸刑部侍郎胡公子昭都督僉事平公安都督府斷事高君巍東平州吏目鄭君華濟陽縣教諭王君省以數公先後捐軀皆嘗有事於兹土者也萬歷三十九年廵撫王公克纘謁祠始黜平安進監察御史丁君志方謂平安就擒曽事文皇帝為大寧都指揮使及帝問無恙始自經死故也嗟乎平安血戰奮不

顧身文皇幾危者數矣不可謂不忠而以其死較晚隱忍隳節君子斥之若丁御史潛遣妻子不屈而死族人諱忌且百年陵谷遷徙臺使者始表祀之得與七人之列何其義終不泯也豈不可懼且勸哉方文皇之乘勝而南也若疾風卷籜旦暮渡淮而濟南為天下之中地所必爭鐵公時為布政司參政輓芻粟收潰兵與胡高諸公死守濟南兵圍數匝及三月不下當是時文皇欲引兵北還向使天下得鐵公等數人靖難師必不南而

卒以身殉天也余至濟南問鐵公紿文皇入城懸板幾中即今西門也未嘗不仰首歎息泣下又聞公誓師水面亭髙君賦詩見志述一時忠勇之士甚衆其人姓名或傳或不傳痛惜久之而陳公抗節死最烈先是曽為山東左叅政多治蹟濟人思之與鐵公等故七人者不出百年立廟血食生氣凛然可以見忠義之感人歴久而不替也自萬歴至今垂五十年地數苦兵求拜其祠而已化為芻牧之場矣按祠碣故有祭田閏章請於臺

使者徵祠田二年之租益以諸公之捐橐刻期修繕丹楹崇宇視昔有加鄭王二君秩毋皆鐵公屬舊附别祠於東廡祭者不至穢褻尤甚余謂鄭君嬰城死守王君以頭觸柱義至高合而饗之隆其祀也位則東西侍昭其等也廣其别祠為前楹邃其宇也祠田在大明湖凡六十八畝歲租畝一金有竒以供祠事可永不廢主者怠失其業履畝而復之者為分巡濟南僉事陸君朝瑛而庀材鳩工則都使司李君承恩之力最多云

提學道題名記

山東提學道署在濟南府治之北大明湖上凡天下官署皆南面而此獨北面其始蓋至道書院也嘉靖間學臣鄒公善築以教養多士士多嚮學江陵議毀書院始改今署地與湖接水流至階除余置石梁曰濯纓其上有高樓名之曰四照俯瞰郡城內外如指掌湖中蒲葦菱芡芙蕖之色來就几硯是可樂也余視事之暇登樓縱目憑雲馭風已而引領南望其隱然若可見者為岱

宗又其南則尼山凫繹諸峯也退自念曰學使者
天子特簡之儒臣多士之師也其學以孔子為法其書
以六經為宗其學宮之堂曰明倫其門曰禮路曰義所
以端本立教移易風俗也非獨校藝之官也孔子布衣
倡學席不暇煖教成於天下後世尚已朱子之白鹿洞
陸子之鵞湖並能以官為師講道考業而胡安定教授
湖州天下稱湖州先生詔取其法著為令授國子監直
講今學使者儼然為多士師操八股殿最雖有顔閔之

行非文不錄而上亦以其所殿最之業定其官學使者循文法救過為幸士日以躍治風教未振夫教授之力不逮學使者而以其感若彼以衰若此是可愧也余紹述先人理學之緒待罪齊魯之都數引諸生講業相告誡或至流涕諸生亦有感動泣下者猶懼其未能格也徬徨轉側未旦而興一日顧視廳側有題名記自薛文清以下得六十有三人而理學惟薛公為著士稱薛夫子明末至今姓氏皆闕攷名次補之又得七人因為述

今昔沿革之由湖山風物之美本
天子倚毗學臣廣厲風化之旨而重有感焉夫紹往學
詔來者司教之責也其敢不惴惴以求無失墜是為記

分守湖西道題名記

湖西道治臨袁吉三郡分守使可得而考者自嘉靖四
十一年陳君大賓始事見叢芝碑記夫分守者以方岳
之職分藩外郡者也其專駐有所然自省會及屬郡各
有署間行部問民利病大則陳請小則一切便宜雖守

也而有巡之義焉故事以備兵為職置守備供指臂使
猝有盜則發吏士或急不待報可躬擐甲以往武士之
畫疆而守者通約束無敢後厥制與古方伯連帥近其
分巡一道明初用按察司僉事署在南昌歲一巡郡𡚁
吏士視其能否進退之訖事則還其體勢又與巡按侍
御史近嘉靖辛酉廣寇入虔掠萬安泰和境始議駐吉
安兼制茶攸郴桂四州巡之權視守差重而三郡吏民
兩道得通治之有大事皆關白行地故當百粵之衝實

偪三楚多猾盜故畀之叅錯相制與為犄角也章始到官會歲饑巡撫中丞公令督屬郡適祖仁煦義震山谷逆命多悔罪供賦稅其明年

朝議罷道臣兵未幾罷巡道而三郡之事兼并於分守道矣

天子既重念封疆不彊文弱吏問軍旅所以責武備者重且專自是使者非借兵於伍則左右緩急無所恃惟督催科奉簿書期會而已夫道猶路也謂事之上下所

必繇也今郡邑或有事得直以便宜上請而使者拱受成命若贅疣然昔兩道兼治而不足今一道專治而有餘豈昔難今易歟賴

朝廷之慶底定四方守臣得以優柔苟安素餐畢歲事勢所格材不塞職害未盡去譬如父母之於子視其疾痛含淚拊摩而力不能醫藥中夜以思未嘗不撫膺慨然負疚也南昌舊有湖西道分司蓋沒宸濠廢址而拓之見大學士費文憲宏記今蕩然無存至則以舟為館

而臨江地稍僻尤余所樂居者間覽郡志自郡邑丞尉百執事皆備書守巡兩使則闕焉自明設此官迄今且三百年其間濯磨奉職戮力旬宣兹土者當可指數今不載其政蹟且姓名湮滅不得比丞尉百執事無所勸戒豈不可歎哉夫大法則小廉分守使雖備官亦所以表帥三郡吏也爰采而記諸石得四十有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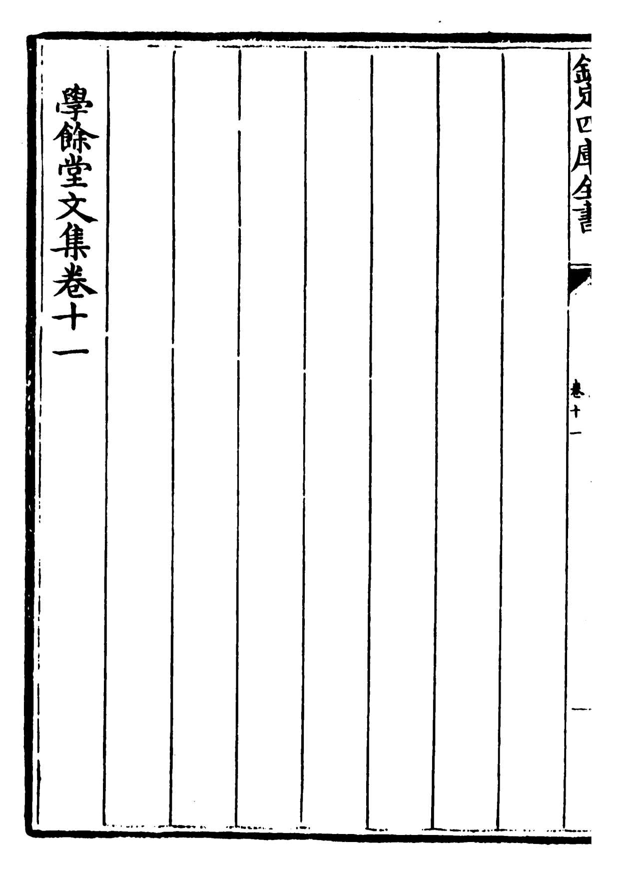
宣城會館記

官之所居謂之署其宮室齋廚例皆吏民葺治官至如

歸在外監司郡邑皆然惟官京師者入署視事退則人
自為廬或僦居民舍其力不給則旅食於荒祠客館以
庶幾無風雨憂士為貧而仕仕且益貧至求一投足地
不可得亦病矣吾宣城故有會館鄉之諸先達卜築以
會邑之遊宦往來者也改革初為大力者所據且將鬻
之己丑余釋褐力爭乃復出然則余之入居是館固其
宜也乙未春服闋入都始就此解裝時居人雜沓余備
官比部初未攜家顧廳壁瓦墁榱桷皆頹污崩裂不可

住惜夫創之艱毀之易也頹者築之汚者垔之崩且裂者葺而完之於事若無所損益以錢計之凡四十有三緡耗郎官俸幾半歲不亦計之左與猿之擇木鳥之巢林非謂其木與林爲己有也而枝欲其固巢欲其安今世士大夫傳舍其官其去茶就薺若不可以終日而余浮沉郎署他無所干進力既不能僦屋又不敢如張齊賢估買大第以希主恩將畢棲坐嘯以卒歲焉孰謂此逆旅之館鄉人所共遊者非吾廬也與

乾隆御覽之寶



學餘堂文集卷十一